

出行咏叹调

■胡世宗

大风把我的自行车刮倒了，两瓶酒打碎了一瓶。闻着白酒的香气，我们心里全是惋惜。

后来下乡有长途车了，但下车后还要走十来里路。有时搭乘好心的车老板赶的大车，有时就是一家四口拎着大包小裹在风雪里“呼哧呼哧”地走……

1993年初，我家又进了一个大件儿。女儿海英大学毕业后，买了一台“航空50”小摩托，把这台全稀罕得呀，几乎早晚都在围着这台摩托转。有时我也学着骑上一两圈，觉得特别新鲜！

拥有私家车，是在2002年。这一年，原沈阳军区政治部领导提出政工干部要学军事，于是，我们分批到原大连陆军学院去参加军事培训。在那里学习军事战略、战时政治工作、野外拉练、生存训练等，其中两项是汽车驾驶和坦克驾驶。我学得很认真，很积极。没想到，儿子海泉得知我学会了开车，在我培训结束时，竟订购了一台“赛欧”车送给了我。这台车，我一直开到2009年，儿子又给我换了台尼桑“骐达”车。岳父母健在时，我曾无数次驾车与家人去看望老人，带老人坐我的车兜风。这样的情形，是以前下乡时连想都不敢想。

更不敢想的是后来，每逢儿子海泉和羽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我和老伴都会驾车去看一场。老伴也很要强，60岁那年拿到了驾照，那是在驾校经过三次考试才拿到的。她说她学车是为了我，怕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间长，疲劳。她会开车，就可以代替我开上个把小时，让我得以歇息。过去曾听过外国老头老太太，都好大年纪了，还都自驾车到处走，我们很羡慕，心想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如今，我们乘

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也实现了这样的梦想。

那年，我和老伴自驾车从沈阳到海南，又从海南开回沈阳，一路上，我没让有驾照的老伴开车。我说我是一个老兵，老兵是经过部队摔打的，跑这么远的路，我有把握，就不劳你这个老百姓上手了。我这个军旅诗人，自己驾车过黄河、过长江，疾驶在祖国的大地上，看到万千城乡的巨大变化，看到条条高速公路都是那样平坦、开阔，我不能不高声赞美人民，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日新月异。我甚至在开车经过这两条江河的时候，手握方向盘，情不自禁地高唱起来：“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说到出行，不能不说到中国老百姓梦圆海外。曾几何时，我们才敢想到国外去去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怎样生活的，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名胜古迹……这种出行，就不仅是乘车或自驾旅行了，我们要坐飞机，还要坐邮轮。至今，退休后的我已出过了多个国家，在这些曾是陌生的国度一次次穿行，大开了眼界，大开了胸襟，也为写作积累了宝贵素材，诞生了无数灵感。特别是，我还瞻仰或拜谒了雨果、歌德、普希金等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的故居及墓地，有的我还在他们雕像前献上了花束，默默地表达自己的敬慕之心。这对于一个几十年来始终关注和热爱文学事业的中国作家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更让我自豪的是，2015年，我和老伴乘坐“歌诗达·大西洋号”邮轮，从上海出发，绕地球整整一圈。在长达86天的海上旅行中，到访了三大洋、五大洲的18个国家、28个港口，我乘船穿越了久已慕名的巴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西藏地势伟岸，高寒缺氧，一定是缺少树木和满目荒凉的冻土。前年进藏，一路领略云杉红柳、长松巨柏、杉木水青……树种的千古奇珍和树木的百般风韵，彻底颠覆了我故有的认知。

如果说第一次进藏让我惊奇于高原之树的千姿百态和瑰丽色彩，这次再上西藏，让我感叹的却是另一种生命之树渲染的风景，那是一种在雪域高原能够行走的独特的“树”，她们叫女战士。

我到拉萨之前，曾听人说起过女战士炮班的事情，知道有个被誉为“沙场之花”的女班长叫袁远。今年三月，袁远出席了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她是与会代表中年龄最小的姑娘。

我到袁远部队时，恰逢袁远刚从外训地回到营区。当一身迷彩服的袁远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很惊讶，她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面容沉静而精神，身体清瘦而挺拔，远远不是网上照片中胖乎乎的小姑娘的样子。正像当年对西藏之树的错误认知，我也对高原部队这位女战士的身手将信将疑。直到看到花样年华的女兵们奔跑于炮台之上，看到她们矫健的身影凌空跨越，看到她们装填炮弹一气呵成，30公斤重的固弹夹举重若轻……我才深信不疑，心里立刻把飒爽英姿的女兵班长和雪域高原之树联系在一起。

见到我这个北京来的机关干部，下士袁远有些拘谨，但很快就适应了我问话的方式。

这个传奇女兵的故事并不传奇。2014年，袁远考取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航空学院。但入学不到一个月，她就投笔从戎。得知袁远参军后要到西藏服役，她母亲很是担忧。袁远父亲却很高兴，想当年袁远爷爷是原18军战士，袁远这是跟着爷爷的脚步走，好啊！好啊！

袁远没见过爷爷，爷爷去世时她还没出生，小时候也没怎么听奶奶提起过爷爷，但她知道原18军和军长张国华的威名。袁远打小就觉得解放军实在是威武，梦想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袁远终于如愿以偿。她所在的某炮兵旅，驻扎在海拔4677米的雪域高原。她不知道爷爷是否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却知道这里是锤炼意志、考验人生的地方。

西藏风光无限美，是令无数人神往的旅游胜地，但旅游是一回事，长期驻守是另一回事。兵要练兵备战，要武装越野，要忘记高原和平原的差别。有句话说，在高原当兵，躺着不动就是奉献。可当兵戍边卫国，是要真刀真枪与敌人搏杀的，如今实战化练兵更是不容懈怠，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哪里能躺着不动呢？

上了高原，袁远深深体验到高原苦寒缺氧之痛，这个泼辣的重庆女孩躲在被子里偷偷哭了。流泪不是软弱，哭泣是向昨天告别。面对强烈的高原反应，袁远坚强地挺过来了。在大多数人看来，女兵多数担当通信卫生勤务之类的岗位，操枪弄炮到战斗序列的班排者很少。袁远本来也是在后勤部门，可她主动申请到女子炮班当炮手。袁远说过一句很硬气的话：军装没有性别，战场不分男女，炮班的兵不操炮还能叫炮兵？

袁远部队领导告诉我，高原地区操炮训练体能消耗大，这帮女兵们都很能吃。袁远一餐能吃20个包子，看她们的吃相都让人心疼。

女子炮班有六人，平均年龄22岁。平时看似弱不禁风，训练起来却不认输。一年训练下来，女兵们军事动作干脆利落，弹体装填精准到位，实弹射击弹

高原上行走的树

■程文胜

无虚发。在多次比武竞技中，均以大优势胜过男兵班。袁远当兵第二年荣立三等功，去年因在某演训活动中表现优异，又荣立二等功。袁远今年被部队遴选为提干对象，但共同科目考核当天，由于女性生理周期身体不适，三公里越野成绩以57秒之差没能过关。提起这件事，袁远说她哭了好几天。哭过了就想明白了：不能怨天尤人。袁远直率地说，参军时想的只是圆梦，没想长期在高原干，可几年兵当下来，感到越来越离不开部队了。

一棵树，只有扎根才能枝繁叶茂。但生活不是艺术，高原长达半年的演训活动，往往挑战生理极限，这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我问袁远当炮兵真的快乐吗？袁远爽快地说：“快乐啊！女兵站白天岗不站夜岗。女兵一周能洗两次澡，男兵一周才一次。而且，女兵们特爱听连长训斥男兵，‘你看看人家女兵都能如何如何，你们大老爷们不害臊吗？’听着特自豪！”我被她知足常乐的个性感染，不由得问袁远，当兵几年最大变化是什么？袁远想想说，成熟了。比如刚入伍时，心里有一点委屈就向父母诉苦，现在再苦再累，也说“挺好的”。

袁远22岁了，倘若在地方应该是谈恋爱的年纪，我问她有男朋友吗？袁远沉默片刻说，和一个大学同学谈了四年多，在当兵留队问题上两人分歧越来越大，现在是半分手状态。袁远说这话时，泪水在眼眶打转。

离开的时候，我向袁远伸出手。她的手结着茧子，骨节僵硬而冰凉。我知道，严寒气候下的炮管会粘出汗的手，能撕扯下皮肤，大多数女兵都有一双粗糙的手。袁远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我不能想象我的孩子到西藏当兵会怎样一种情形。我说，袁远我们一起照个相吧。袁远的笑容，就像高原的阳光一样灿烂。

回西藏军区招待所的路上，当年18军战士栽种的左旋柳五株环抱，遒劲有力，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齐刷刷直刺苍穹。看着这些高原之树，我在想哪一种树的品质更接近可爱的女兵们呢？我久久没有答案，可我知道，这些寻常树木在高原生长着，就像平凡的女战士们的坚守一样，让人心生蓬勃向上的欢喜。

仰望“北斗”

■刘涛诚

深秋之夜，月朗星稀。仰望苍穹，夜空中的星辰那么遥远，又那样神秘。哦，那是什么星？如此璀璨，让人心潮澎湃？站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的操场上，我仰望着这颗星。“告诉你吧，这颗星叫做‘北斗’！”天空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想，光辉灿烂的北斗星，代表着一个个从国防科大毕业的学员们。他们中有立志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全军优秀指挥员”满广志，有逐梦“北斗”耀苍穹的王飞雪……他们都是国防科大的学子，如今，一个在戈壁大漠的沙场运筹帷幄；一个身处国家重点实验室集智攻关，他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北斗”。

星空下，我还想了很多很多。即将面临毕业分配，我已经做好准备，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将自身的价值绽放出来，让青春的汗水挥洒在梦想飞扬的军营！不管身在何处，都要成为自己的“北斗”，绽放出灿烂的人生光彩！

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1964年我在连队当战士时，曾写过一首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诗，当我拿着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诗，缓缓穿越这条运河，那是什么感觉啊！当我在雨果故居时，默念着《悲惨世界》中小珂赛特的遭遇；在莎士比亚故居时，默念着朱丽叶的命运；在安徒生故居时，默念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想；在奥斯特洛夫斯基雕像前，我背诵着刚当兵时在小本子上抄写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我站在雅典卫城上，高声背诵魏巍写的那首：“我登上雄伟的雅典卫城，想起希腊你往昔的光荣，你那巴特农神殿啊，何等壮丽？只可叹它的殿顶已经倒塌……”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呀！

我改变了出行的方式，我扩大了出行的方向，我一次又一次走出国门，视野的开阔让我更爱我的祖国。

在吴哥古迹间，在洛杉矶小墨西哥城，在巴塞罗那高耸着哥伦布雕像的格拉西亚大道，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上，在宽阔的莫斯科红场……每当我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会遇到来自祖国各地的同胞。改革开放40年后，同胞们把走出国门当成了寻常之事，经常是一个国家还没走完，就开始惦念下一次旅游去哪儿了。我的同胞自信与自豪感是强烈的，也都有着满满的获得感。我深深地意识到改革开放40年，我的出行仅仅是中国巨变无数里程碑中的一个缩影！



结庐在人境

任真作

长征

第4350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夫妻

——致王继才、王仕花

■谢克强

假如她是一缕多情的海风
他就是相伴展风的升旗手
让庄严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在
东海前哨阵地

假如他是斜挎肩头的钢枪
她就是枪膛膛着的子弹
让旷远的蓝天和巡逻的小路
到处都写满警惕

假如她是岩缝间开出的洼地
他就是默默浇灌的雨水
让突兀苍茫大海的一座荒岛
充盈生活的诗意

假如他是辉映海空的太阳
她就是温柔抚慰海岛的月亮
而太阳月亮之间潮汐的歌唱
荡涤岁月的孤寂
爱 让他们相守在一座孤岛上
三十二年 不离不弃

灯塔

决意站在黑暗里
是要向更远的远方眺望
还是想让迷路者远远看见你
灯塔呵 除了光明
还须在风雨中不会熄灭
而钻石般熠熠的光焰
更是如同信念
不仅穿过一重重黑暗
也提示着危险

不是么
一个航海者 或者船长和水手
总在最迷茫最沮丧时
寻找灯塔的光芒
好看清暗礁 涌流 恶浪
编织的罪恶 不仅如此
谁不想抵达心中的港口
谁又愿意改变前进的航向
迷路的人才需要灯塔
需要一种信念 指引
灯塔呵
为使迷路者接近真理的大门
你决意站在黑暗里 与大海
孤傲地对峙

回眸“票证时代”

■吴明录

烂，众目睽睽之下，有种灰溜溜的感觉，我总是找个墙角，悄无声息地把红薯吞下。那时每每看到城里同学用粮票领回白面馒头，真是既羡慕又嫉妒。

时隔不久，我参军到部队。在沂蒙山区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的日子，发现有些乡镇粮店门前，成了仅次于当时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逢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有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布袋儿赶来，瞪大眼睛观察秤杆的准星。而粮店职工的繁忙和辛苦劲儿，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粮车，还有民兵武装押运。

除了各种粮油票、鸡鸭鱼肉票外，“命根子”，皆因有时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与那个时代结伴而行的我，对此有着很深的记忆。读高中时，我和不少同学从家里带来玉米饼子、红薯，用包袱或口罩布做个兜兜儿，将玉米饼子、红薯装进布兜儿里，放到学校伙房的笼屉蒸熟后作午餐。有时一兜子红薯被挤

记得与我一样经历过商品匮乏年代的一位战友，退休后曾精心收藏了数百枚票证，还专门办了一次小型票证展览，展览前言的标题是：《看昔日五花八门票证，享今朝幸福美满生活》。他对观赏者说，经济短缺时代，吃喝拉撒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如今票证已成为人们见证那个时代的收藏品，票证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通过这些票证，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心路历程”。

绝迹的票证背后是喜人的变化。今日之华夏，这种变化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大到买房买车买家电，小到买菜买水果，都可以看到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富起来、强起来的当今国人，吃、穿、用都在讲究“品牌”“品位”，诸如肉要吃“放心肉”，鸡要吃“土鸡”，蔬菜要吃无污染的，买食品要看是否打上了“绿色”标记。

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浓缩了共和国那段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记载了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沧海桑田，岁月如歌。忆起“票证时代”的故事，恰似忆苦思甜，它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变迁，印证的是党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

散文诗

心灵流淌的真挚情感

一件新迷彩

■高旭光

昨夜，发白的迷彩服四四方方，在床头睡着了。进入一个个冲锋陷阵的梦想；行军拉练，潜伏据枪，在山坡上飞奔，在战壕里挥汗。嗬——集合哨响，利索地抖开这四四方方的迷彩。老兵却发现，这一次集合完毕，以后就再也穿不起了它。

分别的时候来了，拥抱一下吧！像平时捶你的胸口，这一下却好疼，疼到流泪。两支枪，几道拐，金灿灿的五角星，每一个凸起凹下，经历过手指多少次深情的摩挲。5公里考核，你拉我那一把；山中攀岩，我踩过你的肩膀……责任、使命、情谊，你传给我，我再传下去。把火热的岁月，打包装进迷彩，你将进入另一个熔炉。请收下这件新迷彩吧，满载着军旅所有的故事，让它继续陪伴你，南征北战。